

抓住那根彩虹,我可以是“仙女”

退休刚满一年那会儿,我的生活状态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:兵荒马乱。以前被上班打卡追着跑,觉得累;真到了时间全归自己,反而像个漏气的皮球,瘪了。一天到晚除了买菜做饭,就是瘫在沙发上刷短视频,感觉整个人提前进入了“待机模式”。直到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,我的退休生活被一根五米长的彩带给彻底拯救了。

那天去公园遛弯,路过小广场,眼角余光忽然扫到一道亮眼的粉红色。转头一看,一位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大姐,正拿着一根长长的绸带在空地上挥舞。那带子在她手里上下翻飞,配上大姐一身白底太极服,仙气飘飘。

我站在那儿看痴了。等大姐休息擦汗时,我颠颠儿地凑过去,用一种几乎是追星族的语气问:“您这太仙了!您收徒弟吗?”大姐被我逗乐了,她对我一番打量说:“行啊,不过丑话说前头,这玩意儿看着美,练起来可是要吃苦头的。”

事实证明,大姐说得没错儿。

第一天“拜师”,大姐递给我一根桃红色的彩带。我握着前端那根小木棍,深吸一口气,学着大姐的样子猛地往上一扬。结果,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彩带根本没飞上

天,反而像一条暴躁的眼镜蛇,反手就抽在了我的脸上。旁边几个打太极的大爷没憋住,笑得直咳嗽。我摸着火辣辣的脸,尴尬得真想有个地缝钻进去。

接下来的半个月,我算是跟这彩带杠上了。好歹我也是几十年的职场人,岂能被一根布条子打败?我开始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去公园“报到”。从基本功练起。慢慢地,那根原本桀骜不驯的彩带,终于开始听话了。当它第一次顺着我的力道,在头顶画出一个饱满、流畅的圆圈时,那种爽感,绝不亚于上班开资那天。

现在的我,已经彻底沦为了彩带的“死忠粉”。舞彩带成了我这名退休女人的“快乐法宝”。

首先是它太解压。你在职场上攒下的那些郁闷、带孙子留下的那些腰酸背痛,全能在这一甩一抛中发泄出去。当你把彩带用力抛向天空,看着它在最高点划出一道彩虹般的弧线,你心里的那些鸡毛蒜皮,也仿佛跟着飞到九霄云外。那一刻,我不再是那个漏气的皮球,而是自由的风。

其次,它可以极大地满足我的“虚荣心”。彩带这东西自带吸睛属性,每次我在公园里挥舞得满头大汗时,总会有路人



停下脚步看。特别是当我在空中挽出漂亮的“蝴蝶结”时,总能收获几声“哎哟,这大姐真带劲”的赞叹。谁不想被认可呢?

最实在的是,身体状况真真切切地变好了。以前一活动肩颈总能听见“咔咔”的响声,严重的时候胳膊都抬不起来。经过大半年的“画圈圈”,肩颈的僵硬感仿佛都被彩带给扯开了。连我家老伴都酸溜溜地说:“你天天去甩那根破棍,气色倒比以前买几百块的护肤品时还好。”

前几天,我置办了一根渐变紫色的夜光彩带。傍晚天刚擦黑时在广场上舞起来,那叫一个炫酷,我感觉自己拽住的不是彩带,而是我那活力满满的第二青春。

退休生活到底是啥样?没有标准答案。但我的答案是:找一件你喜欢的事,狠狠地投入进去。别管别人怎么看,只要那根彩带还在你手里飞舞,你的生活,就永远绚丽多彩!

苏应纯

有一种爱,永不退休

岳父退休后,岳母的白内障更严重了。岳父便急慌慌张罗着把岳母送进了医院。到医院一查,还有眼压高的问题,必须做手术。

一向强势的岳母这时弱小得像个孩子,抓着岳父的手,紧紧的。这时,岳父把弓着的脊背挺了挺,似乎想证明自己还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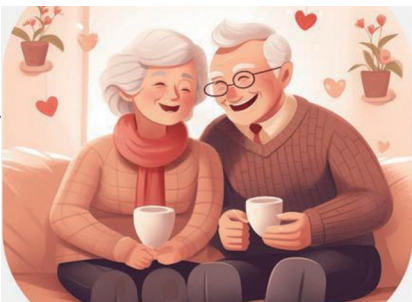
岳母手术后,眼睛被纱布蒙着,眼前一片漆黑。这时,她谁也不要,只拉着岳父,让他陪着自己。岳父便时不时拍拍她,和她说几句话。突然,有一天,我发现岳父捧着一本《聊斋》,在给岳母讲故事。岳母一边听,还一边提出质疑:青凤为什么就那么相信耿生呢?婴宁为什么会那么任性呢?聂小倩为什么那么委曲求全呢?

这不都是老掉了牙的故事吗,有什么可讲的,还不如买个播放机,什么笑话、相声和评书没有呢?我对岳父的做法感到不解,他却笑呵呵地说:“你妈不是寂寞

吗?有人和她说说话,聊聊天,也不至于寂寞啊。你妈就这习惯,喜欢我唠叨。”岳母喜欢听岳父唠叨?平日里,岳父一句话不对,就被岳母呛到墙上。看着岳父喜滋滋的模样,我还需要答案吗?

岳母病好出院没多久,一向身体不错的岳父突发中风。尽管抢救及时,但行走受限。岳父要回家,向来性格急躁的岳母却慢了下来,轻声细语地安慰着他:“我们不是有医保吗?多住些日子也花不了几个钱。孩子们有手有脚,还能把自己饿着?”岳母每天衣不解带地陪在岳父身边,我们劝她回去歇歇,我们来看,她却连想都不想就拒绝了——你们不细心,我不放心。每天,打点滴的时候,岳母总是抓着岳父的手,而岳父呢,看岳母的眼神是那么眷恋。

医院里的伙食不对岳父的胃口。岳母就经常到外面挑岳父喜欢的吃食。吃



饭的时候,岳母总要把这些菜推给岳父吃,说自己不喜欢。岳父也不推辞,说吃就吃。吃到最后,他碗一推,说吃不下去了,岳母又端起碗将剩下的吃掉。等到岳母去洗碗的时候,我嗔怪岳父:“你为啥非要剩给妈妈吃呢?”“我推让,她会吃吗?现在这样,不很好吗?”

岳父出院后,岳母的性格彻底变了,再也不那么风风火火。她每天牵着岳父慢慢走着,挂在嘴边的都是慢字当头:咱不急,慢点走、慢些吃、喝慢些……我知道他俩早已经是秤不离砣,砣不离秤,谁也离不开谁了。

章中林

母亲也需要“情绪价值”

“妈,快开门,我回来了!”我一边喊着,一边拿着行李箱上楼。母亲像是顺风耳一样,早早就听到了我的脚步声,我还未喊完,她就出现在我面前,帮我拿行李,一边说着:“快进屋,饿了吧,饭都做好了,都是你爱吃的。”

进屋放下东西,我立刻把鞋子一甩,衣服一脱,一头摊在沙发上,看着一桌美食,感慨道:“还是家里舒服啊!”母亲坐在旁边,问东问西,生怕我在外受委屈。我越说越激动,恨不得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倒尽。

当然,这样好吃好喝、嘘寒问暖的日子,仅仅维持了不久就开始让人烦恼了。

母亲大清早就敲我房门,说:“快起床了,早饭一定要吃。”我把被子往头上一蒙,随便应道:“好。”没过一会儿,母亲又进屋拿起我乱放的脏衣服,皱着眉头说:“这屋子乱得跟猪窝似的,也不知道收拾。”我盯着手机,敷衍一声:“知道了。”看到我买的炸鸡奶茶,又说:“少吃外卖,我给你做健康的。”睡觉要管,吃饭要管,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开始变得絮絮叨叨,像满

天的柳絮一样,飘落在每一个角落。

那天,我刷着视频,看到一个画面:一个男生正在洗碗,女生坐在沙发上,语气高扬地说着:“你真的好棒呀,你都上了一天班了,回来还又包饺子又洗碗的……你这样真的很帅……”男生一边做,一边忍不住笑了。我突然受启发,母亲年复一年做那么多家务,好像从来没有收到多少肯定,我们总是下意识地默认这是母亲应该做的。难道母亲不需要情绪价值吗?

之后,母亲再让我打扫卫生时,我就马上应着:“好的,我马上就做!”如果我不干,她便一边打扫,一边抱怨着:“光说不做,什么活都让我干了。”我赶紧接过她手里的拖把,挽住她的胳膊,撒着娇说:“那还不是因为你做事最认真最好,我离开你可怎么办啊,多想赖在你身边……”母亲先是一怔,随即脸颊泛红,挥手嘟囔着:“尽说胡话。”

慢慢地,我开始珍视和母亲的每一次对话。当她兴致勃勃地分享新学的菜品时,我便夸赞道:“你也太厉害了,这手艺都能开餐馆了。”当她提出周末去公园散



步时,我也立刻应和:“好呀,和你一起散步最开心了!”这些看似简单的回答,却让母亲高兴了许久。

前段时间母亲过生日,我精心准备了鲜花和礼物。当我推开家门,把一大束娇艳的康乃馨送到她手中时,她惊喜得像个孩子,虽然嘴上念叨着:“下回别买了,浪费这钱干嘛。”但下一秒就把花插进了最显眼的玻璃瓶中,反复抚摸着花瓣,甚至还拍了好几张照片发在朋友圈里。

我们总以为亲人的爱是理所当然的付出,却忘了感情需要双向流动。当我以温柔回应母亲的牵挂,那些曾令我烦躁的唠叨,自然化作了生活中爱的养分,在细碎的的日子里,长出了温暖的枝叶。原来,母亲想要的“情绪价值”很简单——不过是让她知道,她的爱,我们都懂。

吴彦婷

母亲的心思

孙女开学后,日常琐事少了大半,我心底便生出浓浓的牵挂,总想回一趟老家,好好陪陪年迈的母亲。今年春节没能归家团聚,想来母亲从那时起,便日日惦念着远方的我。

83岁的母亲在父亲离世后,便独自守着老屋度日。她说,人上了年纪,作息和口味都与年轻人不合拍,还是一个人过清静些。我们几番劝说无果,也只能顺着她的心意。

我回家从不提前讲,若是早早说了,母亲定会日日悬心,寝食难安,天天守在村口的打麦场边,翘首等候,一遍遍张望,直到行人散尽。所以,直到坐上返乡的大巴,我才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电话那头,母亲满是错愕又藏着惊喜:“你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就要回来呀?”我笑着答:“就想给您个惊喜。”

下车后远远就望见土屋烟囱冒着袅袅炊烟,我心里一暖,定是母亲怕夜里寒气重,早早地往炕洞添满了柴火,让我睡上一席暖烘烘的热炕。

掀开门帘进屋,母亲轻声叹道:“我在打麦场等了好久,没见班车来,刚进屋你就到了。”说着便催我赶紧上炕,嘴里还不停地念叨:肯定饿坏了,面条马上就好。我拗不过母亲,顺从地脱鞋上炕。望着她佝偻的背影,心中感慨。母亲腿脚本就不便,一会儿舀水,一会儿拿碗筷,时不时地弯腰从桌下取东西,步履蹒跚地忙碌着。我鼻尖一酸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不多时,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上炕桌。

我大口吃着面,母亲在一旁叮嘱:“我不敢多放盐,你口味淡,要是嫌淡就自己加。”我笑着回应:“刚刚好,家里的面永远是最想念的味道,我都快一年没吃到您做的饭了。”母亲忽然沉默下来,欲言又止。

傍晚,弟弟邀我去他家留宿,说屋子更宽敞。话还没说完,就被母亲打断了:“你姐每次回来,都要跟我睡的。”我连忙应声,瞥见母亲脸上瞬间漾开了笑意。她从箱子上取下棉被:“这还是你寄来的新疆棉花被,又轻又暖和,你盖着正好。”母亲生活素来规律,晚上睡得早,可那晚娘俩聊了好久,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睡去的。

在家小住几日,母亲除了陪着我赶集、走亲戚,便是一遍遍问我想吃什么。我想动手帮忙,她总拦着,说我不熟悉家里物件的摆放。而后变着法子给我包饺子、烙韭菜盒子、摊软饼,把所有家乡美食都做了个遍。每每做完,又总是再三询问合不合口味,眼底藏着说不清的情绪。后来跟妹妹闲聊,妹妹说:“妈一个人住久了,日子过得简单清静。你回来陪她,她心里是真高兴。可又怕家里条件简陋,委屈了你,担心你吃不好、睡不踏实。还总挂念着你家里孙女没人照看,想让你安心,又舍不得你走。”

听了妹妹的话,我瞬间红了眼眶。母亲从不奢求儿女朝夕相伴。我一年难得回一次,她从不抱怨陪伴时间太短,反倒事事替我思量。我暗自盘算,下次我得早些来看她、陪她。管笛琴

